

魯彥周老師逝世十周年的時候，我收到他夫人張嘉老師寄來的《魯彥周評傳》（唐先田、溫跃淵著，安徽文藝出版社2016年6月版）。十年了，還有人為魯彥周著書立傳，足見他與他作品之不朽。抚摸這本裝幀精美的評傳，閱覽書中圖文，我又見魯彥周老師的清癯面容，勾起我對許多往事的回憶。

2002年仲夏，我應邀赴內蒙采風，同行的有魯彥周老師和夫人張嘉老師、文學評論家吳泰昌、雜文作家李下等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魯彥周老師。魯老師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貫耳，許多年前，他的一部《天云山傳奇》讓我感動得熱淚滾滾。

那天魯彥周老師模仿上海口音指著我說，“噢，上海人，好！”這也許是魯老師愛屋及烏，因為此時他的兒子魯書潮和兒媳王麗萍已經在上海立足，並且有了一方不錯的天地。張嘉老師更是一副慈母心腸，拉着我打聽上海的氣候，涼了還是熱了，讓我頓感無拘無束。

其實無論從年齡、資歷、文學成就來說，我都是魯彥周老師的晚輩，理應對他畢恭畢敬。可不知為什麼，面對白髮儒雅的魯老師，我感到更多的是一份親情。魯老師的面容與我已經仙逝的父親非常相似，都有點清瘦，有點江南男人的謹言慎語，他臉上那份慈祥的笑容比任何語言都富有感染力。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正是這一特殊而傳統的情懷，讓我們一見如故。

我們五人後來在內蒙同志的陪同下去了很多地方，呼和浩特、庫布齊沙漠、白音錫勒草原、美麗的鋼城包頭……途中吳泰昌是個老頑童，每到一地，他必呼朋喚友，然後便不知所踪。李下來自《求是》雜誌，性情和這家刊物有點相似，莫測高深。由此我和魯老師夫妻便很自然地結成了一个小組，隨意而親切的聊天滲透在每時每處，彷彿成了一家人。記得在白音錫勒草原，承蒙當地朋友的豪情接待，我誤喝了一大碗“草原王”烈酒，頭痛難耐，張嘉老師始終陪伴在我身邊，還跑了很遠的蒙古包，為我討來熱茶醒酒。我沉

“櫻榴居”中寫傳奇

■ 殷慧芬



本文作者殷慧芬（中）和魯彥周夫婦在內蒙

浸在二老父母般的慈愛里。慢慢的，我了解到，魯彥周老師之所以對上海情有獨鍾還有一個秘密，那就是奠定他文壇地位的《天云山傳奇》，劇本就是在上海的永福路上海電影廠文學部的宿舍里改就的。他充滿感情地回憶起永福路附近的小面館、小酒館，他說那時候年輕，身體好，愛喝點酒，寫作興奮了，睡不着，就會到那些去處小酌幾杯。後來我回到上海，辦事經過永福路，特別留意那里的街角，我猜想有很多個不眠的夜晚，那裡曾經留有魯老師頗長沉思的身影。

那次旅行結束，我們在北京分手時，都有些依依不舍。魯老師對我一人去機場不放心，特意關照李下送我到機場。我謝過了，魯老師說你別謝，你不就像我女兒么，早已父母雙歸的我，聞言差点哭了。

回上海不久，我便收到了魯老師的字，那幅字寫的是一首五言：“萬樹寒無色，南枝獨有花，香聞流水處，影落野人家。”魯老師在電話里解釋說，他欣賞我的率真和對文學的摯愛。我想，這是魯老師對我的謬贊了，我唯有自律。

是年深秋，二老從廣西南寧旅行回家，繞道上海探親看病。魯

老師在上海朋友如雲，但是此行是為了張嘉老師延醫看病，逗留時間不長，沒有驚動任何人，只是讓魯書潮給我打了个電話。家居郊區的我和先生當即驅車去了書潮的家，見面的親熱勁兒自然不必說了。

2003年4月，我和魯彥周老師在安徽宣城敬亭山重聚，那是一次以茶會友的筆會，我還有緣結識了仰慕已久的邵燕祥老師、王火老師、鄧友梅老師。他們都是魯彥周老師的老朋友，看到他們聚在一起，發自內心的天真笑聲，我唯有感動和祝福。那次筆會的全部行程，是魯老師一手策劃的。屯溪老街、黃山奇峰、花山迷窟、許國牌坊、歙縣漁梁、棠樾牌坊群、名人故里績溪……每次魯老師都是步履緩緩地走在其中，還不時惋惜我們錯過的風景，比如祁門的牯牛降。

那次赴敬亭山之前，我還順道拜訪了坐落在合肥壽春路的魯老師宅第。那座兩層小樓朴實而顯蒼老，院子里遍植花草，牡丹、石榴、櫻花、桂花、月季、含笑、梅花、映山紅……張嘉老師尤其喜歡櫻花和石榴，前者灿烂如煙，後者果實累累。書房的斋名“櫻榴居”和魯老師自題的“一樹櫻桃一樹石榴，半樓明月半樓書”的對聯，

想必也由此而來。

從安徽回來不久，我的眼病突然惡化，無法再繼續讀書寫作。聞知此事，魯老師和張嘉老師在電話里不斷鼓勵我、安慰我。後來，張嘉老師的視網膜也出了問題，我極力勸說她到上海來治眼病，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成功。每當她在電話里嘮叨眼睛不舒服時，我都会感到不安，覺得是自己沒盡到責任。魯老師也時斷時續地在醫院里治病，期間甚至有過搶救，但還能在電話里聽到魯老師的笑聲，我們彼此鼓勵彼此關心，疾病讓我們的心走得更近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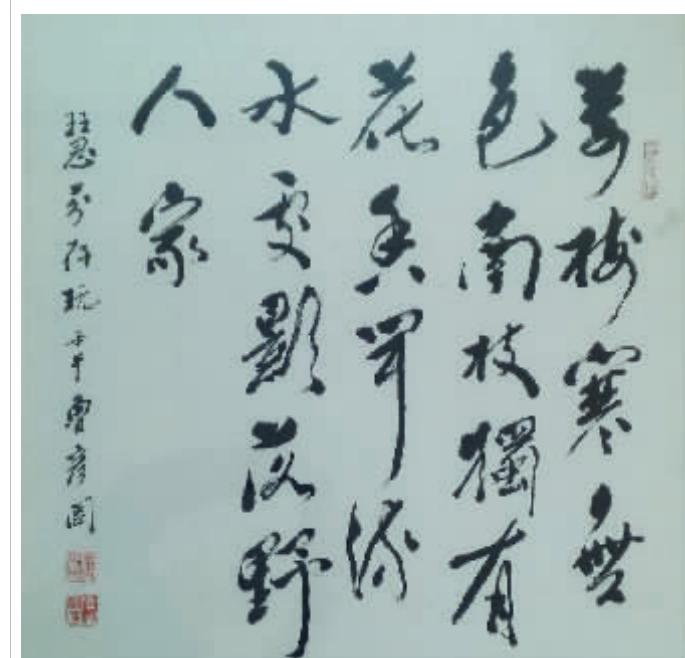
魯彥周老師著作等身。2003年，我獲得了由魯老師親筆題贈的八卷本《魯彥周文集》（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10月版），洋洋四百余萬字，有我喜歡的《天云山傳奇》《彩虹坪》等名著，我自然愛不釋手。魯老師筆耕不輟，在他病重期間，仍出版有75萬字的長篇小說《梨花似雪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），看着他在扉頁上題簽給我的字，我不由感佩萬分。

2006年11月26日，魯老師走了。張嘉老師說他走得非常突然，也非常安靜。可是，他多么熱愛這個世界，熱愛家人和朋友，他怎么能這樣輕易地走呢？！

有一年春天，我和朋友重游徽州，路过祁門牯牛降，牯牛降是魯老師生前鍾愛的大山，撰文贊美過它。彷彿有人召喚，我引領朋友們走進雨中的牯牛降，只見大峽谷內洶湧的飛泉和峽谷中林立的巨石陣，一動一靜親密接觸，發出陣陣如雷的濤聲。我走在峽邊的木棧道上，尋思着魯彥周老師也一定在這裡流連過，面對大自然的偉力和壯美，魯老師是不是在构思一部“天云山前傳”？他總是說，他還有很多構思、很多計劃……可惜我們已經無法知曉了。

魯老師墓地的墓碑，采自徽州山區峽谷的天然石，寓意大山。魯老師的英魂不會離開他熱愛的徽州大地，只要我們走過這片神奇美麗的土地上，我們就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這不，我在牯牛降奔騰不息的飛泉中感受到了他坎坷而又激越的生命張力，他對黑夜的鞭撻，對善良生靈的沉重的歌詠。他的每一页書稿，每一部杰作，都如這峽谷中的飛泉，永遠震撼着我們的內心。

魂歸“天云山”。魯彥周和他的作品，不朽的傳奇。



魯彥周寫給作者的字

（上接第一版）人家問我鍾書病情，我只說：“好些了，謝謝”對你卻是詳細報告了經過。我曾陪住醫院二個月，因身體不支，心痛胸悶頭暈等等，回家已半年多，也成了搖搖晃晃的人。生老病死原是逃不過的，我已八十四歲，只求別倒在他前面。身邊有個女兒很孝順，女婿要照顧九十老母，只好把他們分拆兩處。我覓得一個很好的“生活護理”，在醫院伏侍鍾書，很盡心，也能干，我和女兒在家做後勤，做種種“鼻饲”的泥，魚泥雞泥各種菜泥等，够忙的。

大连请你写文章的该是XXX等人吧？我若有气力，要写信去骂他，研究钱锺书，现成有书可读，写什么传，你别去理他。祝你健好。恕我草草，我字都不会写了。

季康五月二十七日

注：楊絳說“其實我該稱你‘大姐’”，這因為王鶴（穎婉）是王佩詮先生的大女兒；楊絳信中說的大連的钱鍾書研究者，

因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，故將其名字隱去。

這封信，我和婆婆看了好幾遍，我婆婆是醫生，她清楚地知道錢先生病情的凶險。儘管有很好的醫療條件，有孝順的女兒和深愛他的妻子，她們每天忙着用鼻饲的“魚泥雞泥各種菜泥”，但是，癌症、腎衰，都是醫學難題，而老年性肺炎，往往直接危及生命。婆婆怎能不擔心呢？

楊絳先生這封信，像她一貫的風格，

平淡簡潔，不多一字，語氣平靜。可是，透過字里行間，可以看出她內心的疲憊，她說自己“也成了搖搖晃晃的人”，這“搖搖晃晃”幾個字，讓我婆婆心痛。可是楊絳說“生老病死，原是逃不過去的，我已84歲，只求別倒在他前面。”一句“別倒在他前面”，盡顯妻子對丈夫最深切的愛。楊絳先生曾經在回憶父親的文章里說起父母親之間的一次對話，父親和母親都搶着說“我死在你頭里”，可是，母親想了想之後，突然說，“還是你先死在我頭里吧，否則，我死了，你怎麼辦呢？”楊絳當時聽了，只

覺得那是很遙遠的事，沒想到，如今輪到自己說这样的话了！

我婆婆趕緊去信，表達深深的牽挂和慰問。她知道楊絳是個強者，什麼困難都壓不倒她，可是對於一個八十多歲的人，她擔心“搖搖晃晃”的楊絳能否挺過去。我們在心裡不住祈禱，希望錢先生的身體會出現奇蹟。

誰知，天有不測風雲，更大的打击隨之而來。1996年，楊絳和錢鍾書唯一的女兒錢媛患上肺癌，僅一年便離他們而去。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楊絳先生一定痛徹心扉。錢媛生前對友人說，她覺得母親最可憐，86歲了，還要照顧兩個病人。但是“最可憐”的楊絳挺了過來！

接着，1998年，錢鍾書先生與世長辭。

楊絳先生再次挺了過來。她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將錢鍾書的遺稿包括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，一一整理出來。接着，她把二人全部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，設立“好读书”獎學金。

做完這些，心里踏實，剩下的是她自己的事，她說“即使現在走了，也可放心了！”她像一支將要燃盡的蠟燭，燭光微弱地搖曳。她的堅韌總能讓人惊叹，92歲高齡之際，她寫作出版《我們仨》，引起全國文壇轰動。

歲月流逝。楊絳先生寫這封信之後22年間，她的家散了，剩她一人，堅守18年。我婆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症，于2006年離開我們。婆婆患病期間，儲存的記憶被一点点抹去，可時有久遠的記憶常常冒出來，令家人驚喜。婆婆每天翻看書櫃里的書，有一天她翻出《管锥編》和《洗澡》，忽然問我：季康呢？我說誰啊？她說季康呀，依不認得了？我一看她手里的書，明白了，我是楊絳啊！她在北京，忙着呢，每天整理錢鍾書的遺稿，還寫自己的書呢！

哦，婆婆眼睛一亮，把《洗澡》捧在怀里，笑了。

如今，這幾位老友都走了，他們在天堂相聚。我知道，他們從不寂寞。